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書觧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黄奕遐

融堂書解卷十八

宋 錢時 撰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猶言君奭當有國故曰君也東郊先儒謂指下都以愚觀之殆不然成周者洛邑也王城下都之總稱也洛之北為王城洛之南為下都南北相對則下

都之非東明矣此東郊正指洛也自豐鎬言之則為東故洛誥有曰大相東土曰東國洛及至平王則曰東遷自洛視宗周則為西故曰我西土易小畜繇辭文王之所作也曰自我西郊說者謂是指西土而言然則東郊之為洛邑復何疑哉雖然言東郊足矣何故又曰成周蓋經止云尹兹東郊故序特著東郊成周明東郊之為成周也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而又曰保釐東郊與此正相合矣周公營成周以遷頑

民雖身在王室而此事實兼之故曰周公克慎厥始然周公復辟告老則宜別命人矣曷為至此方命君陳蓋周公雖任此事而實留輔成王成周必自有官屬主之周公特兼總其大體耳故雖告老而亦未嘗別委之人直至既沒之後方有君陳之命也正即尹也謂之分正則是君陳特分任東郊之寄與周公兼總事體不同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懐其德往慎
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
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
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
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禹征有苗益獨舉暨亦允若之事贊之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亦止此三語而三語之要又獨在孝恭上嗚呼此風化之原歟良知良能普天同有愛親敬長發于孩提商民雖頑誰獨無是心哉後世推擇此等任使必先掄才具必豫謀方畧成王到此更無其他特取斯人之有斯德者而付託之得其旨矣于是遂舉周公以爲法東郊周公之舊治也我聞曰而下皆勉以懋昭之實也入告爾后于内然後爾乃順而行之

于外然又須切切自謂此謀此猷乃吾君之德非我
之事也一或不謹即爲吾君之失德矣豈可忽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
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
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
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亦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

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後方是言治商民之詳自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而下論刑也此二病萬古為人上者之通患況在頑民則尤易于依勢倚法先去此二者而後方可論刑自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而下論教也此二病亦萬古為人上者之通患況在頑民則尤易于

忿疾求備先去此二者而後方可言敎君陳惟只恢
弘周公之大訓自然無此四病故首提爾惟弘周公
丕訓然後方次第告之有國則有勢之可依有法之
可倚見頑民之難化而依勢以作其威倚法以為剥
削之具從事一切戕民以逞周公之訓不如是也寛
而有制從容以和可也寛和正是依勢倚法之反寛
則不失于嚴迫有制則不失于縱弛從容優柔養之
春風和氣之中以消其乖戾此與康誥拳拳一裕字

正同周公化商之深旨也商民惟昏迷無知所以頑
不率化令日正當哀矜憫念委曲以行其教以開明
其心豈可忿疾古人每以求備為戒曰與人不求備
曰無求備于一人任賢使能且猶不可況頑民中之
一夫而可求備乎周公之大訓不如是也必有忍其
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耳必有與爾無正相應雖然君
陳又當反求諸已可也天生烝民未嘗不厚因物而
後遷違上所命而從其所好豈其本心然哉上之所

命不能回其所好抑亦感發之者未至耳君陳能敬
此典斷斷在德本心感發是乃無有不變允升于大
道矣君陳一書獨書于周公既沒之後最可以觀成
王所學宜詳味之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經文自太保至御事公卿百官莫不咸在且憑几出
命亦初無率諸侯之文而序云爾者據康王之誥太

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知二公實受顧命率諸侯以相康王也陝以東本周公主之陝以西本召公主之今太保仍舊而與畢毛俱為三公則是周公既沒畢公繼之為太師以主東方之諸侯觀畢命稱父師可見矣或曰太保何以先太師曰是時畢公為司馬而召公冢宰無所不統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之況且武王時已為太保受遺託孤任莫重焉下文畢毛皆止曰公而獨首稱太保且著名以表之所

以重其事也愚觀堯舜遜禪無顧命之可言禹湯文武亦未嘗有此故事于以見世變之日下而拳拳為後嗣子孫慮者益不如古矣是可歎也及至後世所謂顧命則又有出成王防慮之所不及者嗚呼安得名畢而命之也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周官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設左右玉几是玉几者大朝覲之所用也司馬居四而畢公以太師主之何也蓋兵權之重非世臣元老不以輕畀成王顧命屬之召畢二公為慮深矣師氏之職凡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虎賁氏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顧命之際尤宜警備故六卿之下即專言師氏虎臣而後方及百尹御事愚于同召

二字每感成王到此不為血氣所亂大公至正明白洞達足以嚴萬世亂賊之防讀之使人惕悚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昬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自昔君文王武王而下其要全在宣重光一語無敢昏逾者成王不昏逾此光也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者欲諸臣無使康王自亂此光也此乃顧命之綱領知此則成王之學所以繼前聖傳後嗣者可得而知矣令天降疾殆者令天降疾已是危殆威儀者道心之正用天則之不可踰者惟夫一念之差視聽皆妄周旋動作顛倒反常以是思之威儀本不亂也夫人實自亂之耳豈可冐進于非幾乎春秋傳謂師能左右

曰以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夘命作冊度

太保命仲桓與南宮毛二臣使于齊侯呂伋處執二干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呂伋以齊侯入典宿衛故虎賁之士屬之若夫統六師則畢公為司馬馬危疑之際變故莫測將逆嗣子而命虎

責此豈細事二臣並遣為慮深矣王之崩也臣子皆在左右曷為而有南門之逆蓋天位之重非一家之私也既崩而出不敢遽居于內嫌于以繼世自處也既出矣即從南門之外迎入之立嫡承統顧命有屬大公至正昭示不疑也命作冊度冢宰居攝命皆出于太保冊所以載顧命者定其制度而作之故曰作冊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

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

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先儒謂命士致材木須待喪用以愚觀之此日奉顧命冊康王用吉禮下面許多節奏無非理會此一事如何且首命士為喪用之須揆之事情大不相儷恐須材亦只是備此日所用然不敢臆説定也牖間者窻東户西户牖之間也豐者莞也筍者竹萌以其籜為席也以上皆成王平時華國之事今日蓋為成王

陳之以傳顧命于嗣君鬼神上右故皆西上也此下
敘宿衛之人則東上矣側階先儒謂北下階上路寢
之北將近內寢豈得執兵之大夫立于南嚮黼扆之
後乎然五人者皆冕大夫也則執鋭而立于側階者
亦當在堂上但不知其所難臆説耳凡此執兵以備
非常者嗣君之宿衛也當時宿衛皆士大夫為之嗚
呼此豈武夫健卒有一旦挽强引重之技者所可輕
授也哉周公立政特敘虎賁于三宅之下于以見此

事重大非賢人君子真有忠赤不二之操不可此萬

世不易之龜鑑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

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

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

答揚文武之光訓

陳設既具于是奉嗣王進受册命也麻冕按三禮圖

以漆布為㲉緇縰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漢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于冕禮有六冕裘冕無旒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袞衣之裳四章而獨曰黼裳者以其章色之最著者言也蟻玄色也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但陪位故改其裳以示變若太保太史太宗則預執事故全用祭服彤亦

色即纁也王未受冊則猶臣也猶未踐阼也故自賓

階升禮卿西面諸侯北面從外而入就此位也太史

掌冊書太宗宗伯也太史宗伯之屬而此則先焉者

今日之事冊為主也介圭傳曰大圭也唐孔氏曰考

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

者介訓大故知鎮圭非三尺大圭瑁者傳曰所以冒

諸侯圭方四寸邪刻之瑁在今日則為祭耳豈祭畢

遂執之以朝諸侯耶何以言之觀下文乃受同瑁王

三宿三祭三咤後止言太保受同而不言受瑁且有王答拜之禮是執瑁而祭既受同仍執瑁而拜也命汝嗣訓葢成王眷眷以嗣守文武大訓為顧命之深旨今日康王非徒嗣位也欲嗣其訓也能守文武之訓而不墮方是能嗣故曰嗣訓只此二字便見名畢諸公所以深領顧命大旨處故于下文即言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即此便可答揚文武之光訓所謂嗣訓此之謂也治天下無他道惟燮和之而已

猶之身然血氣本未始不和也擾動乃不和繼世之君事更張務改作紛紛然求以治天下而天下愈不治矣是不率循即無變和之理不變和即無答揚之理何嗣訓之有哉案此解永樂大典原本以麻冕按三禮圖至玄冕三旒一段及介圭傳曰大圭也至方四寸邪刻之一段並錯置陳設既具于是奉嗣王進受册命也二句前今依經文更正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先儒謂使康王自以為能則有忽畧之心自以為不

能則有兢業之心有兢業之心則念慮不敢肆賢才不敢輕此其所以卒能負荷而後人以謂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盛矣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此康王受冊之禮也我微末之小子其能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不敢當之辭也成王言敬迓而此

言敬忌忌者有所畏忌敬忌所以敬迓也王既受同瑁即以同酹酒而進于柩前遂祭遂奠爵如是者三蓋獻也故曰三宿三祭三咤此三節皆當有拜經但總記其畧耳太保乃受同降階反于下篚遂盥手别取一同秉璋以酢宗人宗伯之屬也宗伯則相王宗人則相太保也太保乃以同授宗人而拜成王柩為已傳顧命也王答拜答太保之傳命也太保降收有司不特徹祭物并狄所設皆徹之矣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先儒謂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而下是冡宰及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者以内見外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而下是康王報誥不言羣臣者以外見内也古今說者往往而是然則孔子序書何以獨曰遂誥諸侯耶愚嘗以為新天子踐阼元老大臣宜盛陳端本澄源之論如伊尹之告太甲嗣德在初者矣

如名公之告成王敬德歷年者矣且成王緝熙光明之學非無可為嗣王言者而太保芮伯所稱則自畢協賞罰戡定厥功之外無他辭勉令王則又自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之外無餘事成王德業顧止于戡定而令王之所宜汲汲者又獨在乎六師之張大也耶抑嘗反復深思而後知孔子所敘的的不誣蓋自武王崩羣叔流言四國交亂成王征伐凡幾何年而後定商俗餘風今猶未殄也冊命之初四方羣

辟奉圭兼幣咸來在庭此誠振舉權綱之時聳動觀瞻之始太伯芮伯老成定慮豈不知新天子踐阼不當遽以六師啓之康王亮陰不言未宜遽有誥命也大臣必于此時而進告使朝廷紀綱爲之一肅嗣王必于此時而出命使天下耳目爲之一新所以消姦鎮浮達權中的正在茲舉則是書也正爲誥諸侯而作也序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尸主也遂者繼事之辭以見即尸即誥有不容緩者噫不明乎序烏

可以觀書也哉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太保畢公率諸侯入見也外朝在雉門之内朝士掌之治朝在應門之内司士掌之燕朝在路寢太僕掌之時殯在路寢故王出應門内見諸侯于内朝也畢公反居于東者本其所掌之方也然而必先言太

保率西方諸侯者為冢宰故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說者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二王之後用圭璋如此則用圭而幣以馬者二王之後也非諸侯皆用明矣此云皆布乘黄朱者布陳也乘四馬也黄朱乃雜言他幣如篚厥玄黄之類謂黄馬朱鬣者殆不然也入見之時但一人尊者致辭二王之後作賓于王家于諸侯為最尊是向前所稱舉其説者賓也故曰賓稱而獨言

奉圭賓自據其所贄而言也兼幣者用圭而兼以馬為幣于以驗賓之為二王後也曰者賓稱之辭也諸侯為王藩屏故曰臣衛一二者槩舉以包衆也敢執其壤地所出而奠贄此則普言諸侯所贄之幣矣賓稱畢遂與諸侯皆再拜稽首康王是時本未可受幣義其繼先德而朝王遂答拜而受之義嗣德三字正是明禮之變先儒議康王受幣之非致援叔向辭諸侯之見新君者為證天子踐而諸侯朝與邦交固不

同也是烏知義嗣德云哉雖然成王崩至康王受册纔數日耳四方諸侯曷為咸在因來朝而遇國喪遂同預册命而朝新天子先儒之言是也然則所贄皆其國中素備而來乃朝王之禮也夫是之謂壤奠或者不明二王之後主以馬遂謂國喪之故諸侯皆用之此豈一旦至京師遇國喪後所可旋備者耶旣于禮不合又乖壤奠之義

太保曁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

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太保芮伯因諸侯入見而進告也名畢同受顧命率諸侯以相康王于此進告太保乃暨芮伯何耶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六卿之長也先率諸侯則名畢其職焉至于立班庭陛冢宰司徒實為班首則又自有定序也暨及也謂之暨芮伯止是及芮伯一人甚明

禹之曁益曁稷是益稷而已豈復他及也哉先儒以為羣臣諸侯皆同進告殆不然也美說文進善也若順也謂天命本在大國之殷天既厭殷而改之惟周文武從而大受蓋進善不懈順而無違以能憫恤西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太保芮伯止陳戡定之功而欲其張皇六師耳康王更不他及即呼庶邦侯甸男衛以報誥之且推言文武建侯樹屏之由以感動之嗚呼非康王志慮通達識見洞明察于事機熟于世故何以及此與二公之

告若不相合而實相承君臣之閒默相應和無非為警聳諸侯而設惟孔子知之所以畧無文辭而特書曰遂誥諸侯也此云庶邦侯甸男衛可見成王之崩適當六年五服一朝之時甚明報誥因二公之言而遂誥諸侯以答之也曰予一人而又自名者即位之初未敢純以君道自居也端者端本也端本猶言基命也有周之命于焉肇端天子之稱諸侯于同姓則曰伯父叔父于異姓則曰伯舅叔舅此獨言伯父者

舉其尊者而告之也

融堂書解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書解卷十九

宋　錢時　撰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始遷頑民于洛惟曰密邇王室式化厥訓使之與我周人薰蒸而陶冶之即名公所謂比介于我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是也至命君陳時其化漸孚則

稍加旌别矣故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然猶未斬然分疆畫界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尚有未化自非大加旌别是非善惡界分斬截有以生其愧恥如之何其可哉看得此時大勢已化而不化者已絶少方用此法若不化者尚多而遽欲分其居里則醜類羣居同惡相濟有叛有亂而令區處特行之世變風移之後極有深意凡化而為良民者皆益然同在春風和氣中而頑不率化者愽

愽然别在此處彼將曰吾亦人耳彼如是其尊榮此
如是其鄙賤良心善性寧不躍然爲之感發乎分居
里即表宅里成周郊謂命畢公于成周東郊分其居
里也畢公四世元老特命作册所以重其事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史氏敘册命畢公事節也康王之十有二年六月
六日清晨自宗周導陸至豐豐者文王之廟在焉就

祖廟而發冊也周官云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而序則云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豐為宗周也此云步自宗周至于豐則鎬京又為宗周矣以是而觀宗周為豐鎬之通稱的然無疑成周之衆即所遷之頑民成周在宗周之東故曰東郊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蓋所以使之保釐東郊也保之使安釐之使正自旌别淑慝而下皆保釐之事也此二字正一書之大旨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自此至于篇終皆冊命之辭而此一節則首明所以命畢公之旨也父師太師也同姓為父異姓為舅畢公周之同姓亦猶箕子在商為太師曰父師也成王

雖不居洛而建都實在洛故曰密邇王室也殷之頑民自後世暴虐者觀之無非可殺可戮周家區處直有許多委曲無他欲其化善耳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上文既稱贊此下方命之也上文曰惟周公左右先王不及君陳而遂曰惟公懋德特著兩箇惟字蓋言其德足以相配非他人所可比隆也故于此首稱令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而曰往哉畢公顧命大臣四

朝元老康王勉之一出而以周公之事望之蓋甚不輕也上之于下蓋有賞之而人未必喜罰之而人未必懼惟風聲所傳則莫不為之鼓舞是故風聲者動化之微權也茲殷庶士皆殷之士大夫正所謂世禄之家者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

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書凡王曰者三皆首稱嗚呼父師而後告所以尊榮之也上文嚴淑慝之别申德義之訓亦既備矣然偏于剛不可也偏于柔不可也惟此殷士實邦之安危所繫殷士安則天下皆安殷士危則天下皆危自

武王崩終武王之世其他皆已平定獨四國作亂天下為之騷然皆殷士之故也即是而觀則其繫邦之安危豈輕也哉

君牙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周自康王以後無復三代之盛規矣讀書至此往往使人慨嘆穆王昭王之子康王之孫也觀其長駕遠馭乃流連荒亡之主然遺書三篇不特先王之典刑

具在而格言大訓皆古聖賢之所以命戒臣下者嗚
呼此文武成康之教法也曰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
遺緒玩其辭旨則此書當是初年事使穆王更知兢
業自愛以其命臣者反求諸已則安有八駿之過也
哉雖不幸有八駿之過而伯冏之命知悔前非百年
耄荒且有贖刑之訓則猶幸不至迷復而初心固無
恙也此孔子所以有取歟教官之屬又有小司徒故
序稱大司徒以别之君牙繼世有國者故曰君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

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君陳之命則首稱其令德畢公之命則首稱其懋德
以至蔡仲之克庸微子之踐修歷觀周書未有無所
稱述而命之者至于君牙畧無一語而獨首以乃祖
乃父之功為言此殆專以其世為先王勲舊之故而
命之歟太常畫日月其上司勲凡有功者銘書于王
之太常所以昭其功與日月並明也觀成王于君陳
不稱予小子康王于畢命始稱之史謂穆王即位春

秋已五十矣猶以小子自稱見得君牙是周之故老無疑獨曰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殆諱而不忍言也至穆王而王道衰矣司徒之命猶拳拳以五典為教以和民則為務以爾正爾中為身教之本後世教法不明所謂曰中曰正曰則漫不知其為何事安知弘敷五典之為司徒也姑以小民一端言之夏而暑雨冬而大寒乃天道之常而皆不免于怨咨此其故何也情欲之流不明天則作好作惡冥冥妄行以至于

是若只就其怨咨之情狀而為之計豈不難哉惟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寧耳何謂易爾正爾中是也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即感即應捷疾如是非易而何夫是以五典敷而民則和民則和而怨咨之根去矣人道秩秩有倫有要烏得不安寧也訓即五典之訓大法具在不勞作為無人明之乃始斁壞君牙今日惟當敬明乃訓用以奉順于先王可也文武受天之命光明顯赫亦只是扶世立教

修人紀于不壞耳爾能明訓奉順先王則足以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祖考佐助之功而無愧矣此正與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相應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上文已悉至是復以法先正舊典申告之曰先正乂曰乃祖考則先正非指君牙之祖考明矣祖考舊服雖為司徒然止是行其教者故下文言乃祖考之攸

行若夫舊典所以立一代之經制則在先正焉周之六典成于周公之手此云先正舊典當是言周公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愚讀穆王之書以為司徒大臣也太僕正僕臣也事體輕重固不待辯如何伯冏之命亦特作書與命君牙若相似然者至其命辭則首曰弗克于德曰思免厥愆曰一人元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格其非

心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曰無廸上以非先王之典曰永弼乃后彝憲辭旨反覆大抵有悔過自咎正救前非之意所以責望伯冏甚重甚力與君牙反大不同每疑焉或者見其車轍馬跡周于天下與此所命自相背馳遂謂穆王有言無實且罪伯冏身為太僕不能救正反助之為非者若果助之是小人之尤也孔子作序豈無譏辭況虛誕不實之言又可垂世詔後乎嘗深思之是殆悔過而後有伯冏之命耳穆王

得千里馬而造父之徒奔走後先相慫恿以成其過及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方知為臣僕所誤因念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者所繫不細故拳拳伯冏特命以書丁寧懇惻發于懲創不容自已不然則在朝之官亦多矣何獨一太僕而切切如是耶史記敘次穆王事節往往多不備當以經文為正可也按太僕之職王眂治朝則正位眂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王出入則為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所謂旦夕承

弼厥辟是也然必曰太僕正者太僕下大夫二人當是一正一貳太僕之書正猶司徒之書大也經曰命汝作大正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玩此情狀正是吐露實款穆王之書他無所見命君牙為大司徒而弗克于德思免厥愆等語寂然不聞

有是乃獨盡發其藴于一太僕愚是以知其為悔過之言命伯冏在車塵馬迹之後也思免厥愆更無他說前日之事正坐僕御者非其人謹簡乃僚固已甚善然使伯冏而自有所昵則邪正亂矣故又曰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昵憸人固不可也或號為進用吉士而非其人之吉惟以賄賂干進者為吉如是則是病其官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此語與上文正相承愚嘗歷觀微子之命繼前代也蔡仲之命繼絕世也君陳畢公之命往東郊化頑民也在廷之臣不聞有命獨說命三篇乃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史氏序次成書與其他事體則又不同穆王之命君牙已創見矣何乃一太僕正亦作書而專命之太僕下大夫司馬之屬也成王作周官惟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未嘗屑屑而大體自無不正是故冢宰得人則六卿皆治六卿得人則三百六十官皆治

安有一太僕而上煩人主費辭如此哉伯冏之命雖發于悔過其言切實可垂後世亦足以驗司馬之不職冢宰之不任而穆王之不知大體也孔子作序雖他無譏辭而直書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又直書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而事體自可見矣既稱穆王又繫以周其殆以此歟

融堂書解卷十九

融堂書解卷二十

宋 錢時 撰

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命先儒所謂穆王命呂侯為司寇然則曷為不用君牙伯冏書法而止首提曰呂命也詳其辭旨決非今日始命為司寇乃穆王始有訓夏贖刑之命耳此

雖普告四方而實命司寇掌之是刑也司寇之刑也非穆王之刑也所以首提呂命二字而特名書曰呂刑歟訓夏贖刑者訓飭諸夏以五贖之刑也成康措刑之盛無復舊觀而刑辟浸繁矣穆王懼其流于殘忍而殺戮無辜之法用于是首原蚩尤之始作亂苗民之始作五虐而盛陳皇帝哀矜庶戮于是始制于刑之中者使之為懲為監焉嗚呼苗民之法豈中國所宜用乎駸駸不已必至于是此贖刑之所以訓也

孔子深有取乎此而特曰訓夏明此贖刑爲中國之法歟或曰此書所訓者不一而贖刑乃在有邦有土條下序何以槩言訓夏贖刑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盖主爲告有邦有土而作也當時周道陵遲威令寖不伸于天下況有邦有土各居南面最易以自逞有苗國于洞庭彭蠡之間在唐虞時猶不免此何況今日首明其事所以戒也且前乎有邦有土而告四方司政典獄者首以懲監兩端普告之也次告伯父伯兄

等衆者王之同姓也後乎有邦有土而告官伯族姓者諸侯之族姓也次告嗣孫者諸侯之嗣孫也其辭但略舉大槩而告有邦有土獨詳著五刑贖法數明反覆無所不盡則知前後所告雖有同姓異姓之别已封未封之殊其實皆諸侯事呂刑一書主在贖刑告有邦有土而餘無不包矣若此之類皆聖心獨斷

不明此者何以觀書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

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其寧惟永案以上書解永樂大典原闕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節凡言其審克之者四然當作兩截看上截槩舉

刑罰節奏與夫典獄之病而終之以簡孚有衆而下

四語下截歷陳刑罰節目與夫折獄之理而終之以

獄成而孚而下四語若其大綱則全在何擇非人何

敬非刑何度非及三句上也在今爾安百姓祥刑之

旨正要就安百姓上看言安百姓莫重于擇人敬刑

度所及也擇人者擇典獄之人所貴于擇人者正是

欲敬刑所貴于敬刑者正是欲度其所及若三事而

實相承故每每曰其審克之審即度也周禮司刑掌

五刑之法其屬各五百共二千五百條而此三千條反多何也蓋墨劓雖各千而宮止三百大辟止二百是輕者增而重者減其條之多乃所以為寬也大抵刑貴于中而已非上下相比何以酌其中故于三千條下使之上下比罪固欲酌中然刑之變則又不可以一律定也適者之也適輕適重言其情之所之有輕重也若但以一律齊之則非所以為齊矣是蓋有倫而不紊有要而不煩也獄成而信矣使自輸其情

款亦信矣一人而并坐兩刑者皆奏之以聽天子裁

決焉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先儒謂諸侯也族姓者諸侯之同姓也穆王既

以贖刑訓有邦有土矣此後遂特戒諸侯之同姓盖恐分國于外各居南面之尊為其宗族者或依憑以亂法此與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之意正同王之同姓先告之而專警之以天命諸侯之同姓則後告之而專懼之以天罰此萬世之通患穆王之深慮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于兹祥刑

極者究極情理無所不盡其至之謂嗣孫承官伯族姓而言蓋諸侯之嗣孫也穆王是時年已耄荒矣既告諸侯又告官伯族姓又告其嗣孫爲深長之慮也所以王之同姓亦及幼子童孫此數語雖繫嗣孫之下其實普告有邦有土與前祥刑相應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先儒謂平王忘殺父之讐而德文侯之立己孔子不削此書所以著其罪誠著其罪則序何以無譏辭是殆不然使文侯力足以討賊誅申侯而立宜臼固為甚善是時幽王無道威信不行于諸侯而天下之勢瓦解久矣申侯一旦激子女之私怨敢挾夷虜弑君父而弗之顧此其兇逆何所不至哉我周東遷晉鄭焉依晉之君臣猶拳拳不忘于後王則扞王于艱使周之宗社賴以未墜者莫此為大是平王之錫文侯

之受皆不為過也況其命辭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曰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一一皆人君之言雖文武成康所以訓諸侯者不過是孔子特存之于三代靈王之末（案靈字疑誤）豈偶然之故乎雖然此東遷之始平王之初年也向使痛父讎之未復思天下之大計卧薪嘗膽滌蕩振刷與文侯之徒共起而圖事則周之王業尚有望也今日之命夫何尤魯隱元年王崩之前二年也在位凡五十

歲矣循循仍仍一無足道而乃使冢宰下賵諸侯之妾朝廷紀綱于是掃地是則可罪也吁一平王也文侯之命得附典謨訓誥之後春秋之作特始乎賵妾之年其有以歟禮曰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文侯此時九命為伯故得此賜經不言圭瓚而序云爾者錫秬鬯則必賜圭瓚故也略弓矢與馬舉其重者言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節凡三轉皆以得人輔助為主肆先祖懷在位故

我先祖懷其左右之助使之世世在位而不忘也造
此大愆固是幽王亦是平王奔申後方有戎夷弑逆
之事是天降此大罪咎實我小子嗣幽王而造成之
此正自責之辭也是以殄絶其利澤于下民而侵傷
我國家純一之體宣王之後周道雖已衰微然其大
體猶純一未至雜糅奈何稔天地之大變使夷狄異
類兵交中國人主遭殺舊京為墟平王乃始東遷奔
走避地之不暇文武成康數百年混成之天下一朝

而破碎之是國家之純于是始侵戎也自即我御事
至伊恤朕躬極言當時狼狽之狀所以重文侯夾輔
之功也是故獨汝始以文武為念不替儀刑用是會
合諸侯繼立其君使之追孝于前文人夫即申侯而
立平王雖同鄭武公𫞐事當是文侯建議然後會合
行之故曰肇刑盖勤王之元勲獨命為伯而不及鄭
武其以是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

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上文既嘉文侯之功此下方命之也文侯之命乃歸

就晉國特使之視爾之衆安爾之邦乃在外為方伯

非周召畢公二伯之比也去義和而獨稱父親之至

也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封魯在周公復辟之初已而成王遂有東伐淮夷之役此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則費誓之作正成王東伐之時也徐戎淮夷與魯為鄰異時數叛亦大不靜矣周公復辟告老成王留之不容去而特封伯禽于魯先儒謂不擇安以遺其子為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使聖人果不擇安以遺其子也則可封之國亦多矣何乃獨處之于魯乎若子弗克負荷而遽投之危疑變故之地萬一誤事天下將不可

保聖人亦欲示大公而以社稷安危試其子于不測
可不可也嗚呼伯禽之封魯正周公慮患之深謀也
殷之頑民已營成周殷之餘民既畀康叔是前日之
不靜者一一皆有所處而他日之可慮獨在淮徐耳
今觀費誓嚴密如許是伯禽此時已熟于家學已練
于世故才謀幹畧已可施為應卒支變已可付託而
又周公之親子出鎮淮徐之近地非徒曰命公後享
封國之榮而已也曲阜既宅淮徐果叛而伯禽果有

以應之則周公之心見矣孔子特書魯侯伯禽宅曲
阜以明徐夷並興在伯禽始就國之時其有以歟先
儒謂命伯禽宅曲阜為方伯費誓之師其殆伯禽率
所統之諸侯以助成王東伐歟徐戎淮夷並興而獨
曰甲戌我惟征徐戎王師東伐淮夷而伯禽之師則
惟征徐戎歟然則孔子序書何以知東郊之不開曰
孔子魯人也且相去未遠當有國史可攷然既曰東
郊則必有南西北郊經文峙楨榦之類止曰三郊三

遂先儒謂明東郊距守不峙此正東郊不開之實證也東郊當敵之衝故距守不開以嚴戒備而治兵于

費歟費魯東郊地名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後兩言三郊三遂而首獨曰嗟人則知此是普告所統諸侯之師非專誓魯人明矣徂茲者往此也伯禽謂我往此魯邦而淮浦之夷徐州之戎適相挺並起所以有今日之誓序特書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

興正發此徂茲之旨也此後誓戒之辭整整具有次
第公子王孫一旦出臨事變而法度精明規模嚴密
如許此可以觀古人之學矣若伯禽者真周公之子
哉自善敹乃甲冑而下治器械也自令惟淫舍牿牛
馬而下謹牧放也自馬牛其風而下嚴軍律也自甲
戌我惟征徐戎而下豫軍需也自甘誓以後凡誓書
皆是將戰誓師明賞罰使用命惟此書無一語及戰
但前期為師行之備蓋伯禽甫就封而遽有此變軍

旅未閑訓習百爾器備皆非素講故此日專作誓以
警飭之從頭逐一整頓貴在先期豫定此最見伯禽
老成詳練處與其他誓師決戰者不同也說者謂徐
夷寇魯故東郊不開而有此誓若賊已迫我而方敹
敿干胄鍛礪兵刃則與渴而穿井者何異觀此甲戌
我惟征徐戎則知徐戎並興而伯禽以方伯往征之
亦必與王師有期日方動所以閉關嚴戒以備非常
而治兵于費整暇如許非因其來而與之拒戰也先

儒謂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徒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郊即鄉也故此云三郊三遂其説固然然以愚觀之國必有四郊謂萬二千五百人為鄉而曰三鄉則可今斷斷以郊為

鄉則國止有三郊矣而可乎要之只是東郊嚴戒既專為守備故楨榦芻茭之峙役之西南北三郊三遂之人耳理甚明正似不必他求也築者三郊三遂儲峙此物用也先儒謂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愚謂甲戌我惟征徐戎方以是日啓行往征之非謂定以是日加兵也地之遠近固不可知然敵情叵測事變無常亦豈能豫定況機事不密則害成敵國相闚間諜相伺此尤不可不密安有誓師之始昭昭然

揭之于人而曰以某日加兵乎必無此理然則甲戌我惟築亦非眞謂以是日築也其實只是豫使儲峙既以是日行師而此築具亦以是日俱發故皆以甲戌爲期也此事本在成王時以侯國之誓故附周書之末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穆公雖以違蹇叔之言爲悔而終不以孟明之用爲

非僅霸西戎曾何足道孔子亦何取于此書也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方其悔過之初本心呈露矢口而發誠實切至惜也中懷不平志在刷恥竟使善端發而不遂淪沒于春秋之氣習而吾夫子亦不暇問也嗚呼世降愈下求如此書者又不可復得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獨此書厠之二帝三王之末抑亦有所感也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

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兹黃髪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懐亦尚一人之慶案秦誓解永樂大典原闕

融堂書解卷二十